

核心提示

他叫邢玉堂，河南省荥阳市一位八旬离休老干部，与作家魏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中松骨峰阻击战中14位烈士之一“邢玉堂”同名同姓，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。巧合的是，他也在松骨峰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战斗；最为巧合的是，他参加战斗的时间和松骨峰阻击战时间相同，1950年11月。他说：“我就是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——14位烈士中的一位。”所有的一切是巧合，抑或是烈士还活着？

晚报记者 王战龙 文/图

魏巍笔下抗美援朝烈士发现幸存者？

《最可爱的人》文中烈士还活着？

“烈士们的尸体，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，有抱住敌人腰的，有抱住敌人头的，有卡住敌人脖子，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，和敌人倒在一起，烧在一起。还有一个战士，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，弹体上沾满脑浆，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，脑浆崩裂，涂了一地。另有一个战士，他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。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，由于他们两手扣着，把敌人抱得那样紧，分都分不开，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……”

上世纪50年代，著名作家魏巍的通讯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经由人民日报刊登后，迅速红遍大江南北。“最可爱的人”也成为志愿军的代名词，文章传神地描写了当年志愿军浴血奋战的场景，影响了几代国人，至今，有些句子依然耳熟能详。

能详。

而关于松骨峰战役曾有这样一段描述，“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——松骨峰战斗，或者叫书堂站战斗。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，让我把带火扑敌及用刺刀和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。他们的名字是：王金传、邢玉堂、胡传九、井玉琢、王文英、熊官全、王金侯、赵锡杰、隋金山、李玉安、丁振岱、张贵生、崔玉亮、李树国……”

2009年1月21日，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来到荥阳市老干部局，他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邢玉堂，81岁，扛过枪、打过仗、上过朝鲜战场，参加过松骨峰战斗。”

烈士？活着的烈士？

回忆还原惨烈的松骨峰战役

作战勇敢被提升为排长

邢玉堂的故事还得从参军说起。

邢玉堂19岁那年，在老家荥阳高村乡杨树沟，父母亲先后因为饥饿而去世。他和妹妹跟着大伯父一块生活，靠着在黄河盐碱地里面刮盐土填饱肚子，有一天村里来了3个人，自称是收干草的。

“我和他们对了几句话，才知道这3个人不是单纯的收干草的，而是解放军，我就央求他们带着我一块当兵。”老人坦诚当初选择从军的理由，为了有口饭吃。

松骨峰战役中受重伤

回想起松骨峰战役，老人记忆犹新。老人拉开裤子，左腿上四五个十几厘米长、三四厘米深的伤疤，老人说：“这是战斗时被炮弹片炸出的伤疤，成了永远的纪念。”

1950年11月，老人所在部队继续挺进，开始松骨峰阻击战，老人说，松骨峰开始是美军占领，志愿军打下来后，由老人所在的营死守，双方一直进行着拉锯战，战争持续了两天多时间。

老人回忆说，那天半夜，他所在的营死守在松骨峰顶，侦察兵得知，距离松骨峰十余里，发现美军一指挥部，“营长命令我和其他6个战士组成了一个尖刀班，插入敌人阵地深处，偷袭指挥部。”

“我们从山顶向山下艰难匍匐前进，接近山脚时，到处是被敌人切割的六七米高的直面山和障碍铁丝网。敌人想用这种方式孤立我们，让山上的下不来，山下的上不去。”

“途中突然发现，七八个美军在不远处烤火，我提起枪就准备战斗，同来的副连长说不用打，先抓个人打探清楚情况。我‘扑通一声’跳了下来，惊动了敌人，他们迅速撤回碉堡，敌人的机枪开始向山头扫射，双方交火。”

“那时候，冰雪堆积，通过冰雪的反光，隐约看到敌人碉堡里的机枪，火舌突突地往外蹦，

不一会儿，敌人飞机飞来了，照明弹、燃烧弹接二连三地往阵地上落，偷袭失败，营长命令我们尖刀班继续作战，掩护全营战士撤退。

“副连长、二班副和我3个人躲在一块大石头旁边，基本上每个老兵都练就了一副‘万能耳朵’，能通过辨听子弹和炮弹的响声，判断离自己的远近。只听见‘嗖嗖’，敌人的炮弹飞过来了，我没来得及躲闪，炮弹就爆炸了，同时左腿弹跳了一下，便失去知觉，我让其他战友先撤退，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。”

“后来，敌人的飞机飞走了，榴弹炮也停了，我把几挺机枪、冲锋枪全部压满了子弹，几枚手榴弹也带在身上，我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在右边不远处，地形比较低，有个冰洞便于隐藏。我吃力地爬过去，躲在冰洞里面。约摸过了半个多小时，发现7个敌人想过来搜索，我拿起枪，一梭子弹扫了过去，7个人全部被歼灭。”

“拂晓时分，浓雾淹没了一切，我从冰洞里面爬了出来，眼前，一座直面山被炸成了坑坑洼洼的斜坡，我拼命地爬上了山坡，虽然只有10多米，可足足爬了一个多小时，藏在山上一棵洞下的洞穴里。我感到呼吸困难，汗水把棉衣都湿透了，躺在一棵树下，几乎失去了知觉，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听见有人用汉语窃窃私语，‘这也不敢喊，去哪找呢？’我被救了。”

与魏巍失之交臂

被救回的邢玉堂，几经辗转被东北农民组成的担架队送到了团部、师部，没有回原来部队，几经转院先是送到了“佳木斯某部队医院”，后又转到山东一个野战医院，在医院养了一年伤，1951年，到华东军区“革命伤残军人学校”学习，1952年，来到河南省革命伤残军人学校。

“魏巍来朝鲜参访的时候，我已经和以前的部队失去了联系，被部队列入死亡名单。”邢玉堂老人说，他在学校上了3年文化课，被分到项城粮食局，一干就是28年。

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写就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，1951年4月11日在《人民日报》刊登，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。

邢玉堂老人说自己当年就看过那篇报道，当看到“邢玉堂”3个字的时候，老人心头一颤，当别人问起他，“书上这个人是不是你？”他摇头：“那是重名重姓。”这是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名字写进书里去了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当时的项城兵役局找到邢玉堂，让他承认自己就是书中的人物，但邢玉堂再次拒绝了。老人说：“那个时候全国上下学雷锋，尤其学三不伸手，荣誉上不伸手、物质上不伸手，经济上不伸手。”

其实老人记忆有些错误，三不伸手是和雷锋处于同时代的另一位英雄王杰的座右铭。

但老人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。



老人身上的奖章，记录了当年的赫赫战功。

老人心愿想找到部队看看战友

1985年邢玉堂老人从当时的荥阳县供销社离休后，被聘为荥阳一小、二小等十多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，经常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孩子们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。

曾经有人说，老邢，你应该找找原部队，认定一下你就是魏巍笔下的战斗英雄，可以提拔并加工资，被老人断然拒绝：“现在生活已经非常不错了，为什么还要给组织增加负担？”

近60年的时光流逝，老人有些记忆已经模糊，他坚持说自己是30军89师265团2营5连——19岁参军部队的番号，30军曾经和20军进行整合，参加朝鲜战争。而在中国军史记载，当时坚守松骨峰的中国军队是第38军112师的335团。

是老人记忆模糊，还是烈士邢玉堂另有其人？据资料显示，第89师265团改编时，265团（叶挺部队）作为原30军军、师主力团得以保留，改编为第20军特务团，该团随20军继续战斗在朝鲜。

据老人回忆，当时那个营里面，他年龄最小，估计现在活着的战友也有八九十岁了。至于魏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里那些烈士的姓名，老人说除了对王文英有些印象，其他已经记不起来了。

明年就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周年，老人说，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找到曾经在一个战壕的战友，看看那个曾经奋战过的部队。

至于邢玉堂老人究竟是不是魏巍笔下那个烈士，记者也将去有关部门进行查证，给老人那段岁月一个见证。